

音法演化

——发声活动

朱晓农 著



商務印書館

音 法 演 化

——发声活动

朱晓农 著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法演化:发声活动/朱晓农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8571 - 7

I. ①音… II. ①朱… III. ①汉语—语音学—文集
IV. ①H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47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音 法 演 化

——发声活动

朱晓农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571 - 7

201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1/4

定价: 45.00 元

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项目

Hong Kong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General Research Fund (HKUST 644509)

福尔摩斯如斯说——

You know my method. It is founded
upon the observance of trifles.

声 母

常常有人问我“音法学”是什么意思,“演化音法学”又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也常常问自己这些问题,而且常答常新。

“音法”是个新名词,但既然有“语法”“句法”“词法”,多个“音法”也不离谱——这是讲的名称问题。从实质上来说,最早的“音韵学”研究历时(diachronic phonology),后来的“音系学”研究共时(synchronic phonology),现在的“音法学”则是研究“泛时”的演化。英文中固然用个 pan-chronic phonology 或 evolutionary phonology 就行了,但汉语中对应于 phonology 的有“音韵学”和“音系学”两个词,前者探讨历时问题,后者处理共时问题——方法论上是“历共不两立”。“历时”研究历史,所以“音韵学”也就是“历史音韵学”(historical phonology)。“音系学”30年前也是个新词,对应的同样是 phonology,只不过“音韵学”这词历史太悠远,造成的固有理解以为就是研究历时的,所以研究共时的改了个中文名词叫“音系学”。当然,共时音系学这项研究并不始于30年前,可此前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音位学”(phonemics),不知道它也是 phonology 的一部分。所以,这共时的音系学就留下了个“历史问题”。我们现在研究泛时的“音法类型”和“音法演化”,总不能前半句说“(共时)音系类型”后半

句说“(历时)音韵演化”吧？所以只好另起一个名词“音法学”，统一叫“(泛时)音法类型”“(泛时)音法演化”。

“音法”说清楚了，“演化”就容易了。演化本身不是个新概念，生物学里提出 evolution 都一个半世纪了。过去咱们一般译为“进化”——意味着生物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变化。这可不是 evolution 的原义。evolution 并不意味着原先有个既定的“先进的”目标，朝着那方向“发展”而去——那是神学里的目的论(teleology)。用“演化”中性点，我们实在无法定义什么叫“低级”语言，什么叫“高级”语言；什么样的变化是“进步的”，什么样是“退步的”；为什么把“腭化”(tsi > tɕi)叫作汉语的“发展”，难不成反过来的“齿龈化”(如女国音 tɕi > tsi)就算“退化”“衰败”吗？

很早以前就有人在网上说我喜欢玩弄新名词。这真是知我赞我，没捧我“推敲”新名词。我是“玩弄”，这是因为一则“好玩”(记得赵元任在后辈问他为什么做语言研究时的回答吗？——“It's fun!”)，一则出于新概念要有新名词的需要——你要有 64 个孩子，就得像姜昆那样直到最后一个还起新名字：TDK 64。“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信这话。科学研究中的“事不成”主要就是“理不清”。所以，名不正会导致说理说不清，那是正经做学问的人不愿见到的。我们见过太多的无谓争论——名词之争，实质上是概念大相径庭，起两个名词不就结了吗？

我们知道，语言学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问，是从研究历时音法开始的。整个 19 世纪语言学就是历史音韵学。到

了 20 世纪,风向一转,开始研究共时音系学了。上半个世纪叫音位学,研究个别音系里的成素和规则;后半个世纪叫生成音系学,想要研究全人类音系的全体规则,这当然早了点,因为我们对于全人类音系的类型学还不清楚。总之,共时音系学都是试图把共时的语音模式化、形式化,用一些抽象的规则或图像表达出来。到了 20 世纪末新世纪初,路向又变了,要打通共时和历时,不让两者像过去两百年中那样对立,要从共时的类型中看出历时演化的迹象,同时也让共时的类型得到历时的解释——这就是演化音法学,是一种“泛时”研究。

同样研究“音法变化”这个目标,通向它的路径却多种多样。大而言之,200 年前有谱系树模型,20 年前则兴起接触语言学,这些都有意义,都有重要性,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让我打两个比方^①来说明这意思,一个长江水,一个鸡蛋核桃。

研究语言变化的最早是专注于语音演变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如果在崇明岛外发现些什么,他们总是追溯到源头沱沱河,像汉水、湘江、赣水以至黄浦江这些支流的水被认为是语言借贷的例外。最近二三十年来,翻了个个儿。首先,接触语言学家更关注的是语法演化。他们认为长江之水实际上是所有支流共同贡献的结果,而源头水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这样的比喻反映了演化语法学界把接触看作是语法变化最强大的动因。但如果考虑到音法演化,在源头和支流以外,还有第三种水源,那就是

① 这两个比喻见《语言的兴衰》“译后”。*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by Robert Dix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由朱晓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万里长江的干流流域。这三种水源分别对应于谱系来源、接触传播、自然音变。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凡有语音对应,都归之于源头,例外扔进语言接触的垃圾桶。但接触派却把那垃圾掏出来作为正例,凡有语法相似,大多归支流,少数归源头,江河越长,支流贡献越多。但问题是还有流域面积更大的干流本身的贡献,而这才是音法演化中最大最重要的水源。近年来,对干流自然音变的研究——演化音法学——有了扎实的进步,我们开始有办法能分离出什么样的水质是干流水,什么是支流水。结果令人满意,常常是一条自然音变的规则管一大片音变过程,几条规则管一多半长江水。剩下的分派给支流和源头。研究语法演变的学者没考虑到干流本身,也许是因为造成共时平面上的语法变异,支流贡献远大于源头,而干流的作用目前还不明朗。也就是说,语法比语音更容易受接触感染。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们来看个声调例子。很多人认为声调是最容易产生扩散的特征之一,因此也是最不足以说明同源关系的特征。这后半句我同意,前半句则需进一步澄清。国外有学者认为,羌语南部方言由于和汉语接触而产生声调,并且与汉语接触最多的方言具有最多的调类以及最稳定的声调系统,而北部方言由于不和汉语相邻就没有声调。这种说法有问题,接触导致声调产生从因果关系(cause-effect)上来说是错的。这就像说接触导致传染病产生一样,其着眼点在“缘/机会”(opportunity),最多说是外因,而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的“因”。产生传染病的原因在于某种病毒,接触提供了传播的机会。这跟我们熟悉的一个比喻相似:孵出小鸡的内因是受精卵,而老母鸡提供了外

部条件;换成两颗核桃,摩擦得再来劲也刮不出一个鸡脖子来。同样,产生声调的原因在于某种音理(具体地说是发声态),那才是“因果关系”的“因”。接触只是在某些场合提供了一种触发的机会。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一定要接触才产生声调,那么第一个声调语是从哪儿来的?如果第一个声调语的产生是出于自然音变,那么为什么第二个、第三个不能?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与汉语长久的深度接触并没让满语和蒙语孵出声调,那是两颗核桃嘛!详细论证可看《声调起因于发声》。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音法演化跟语法演化不同,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过去认为的谱系传递(源头),也不是目前流行的“接触”传播(支流),而是自然音变(干流)。相比之下,语法的自然演化之路目前还不明朗。不过我倒是相信它是存在的,只是比自然音变更更为隐秘,更为微妙,倒不一定更为复杂。

声调情况如此,内爆音也大多是自源产生的。过去有种未经严格程序证明的看法,以为吴语、粤语、海南闽语中的内爆音是侗台底层——当然不是!近几年来,随着演化音法学的进展,在潮汕闽语(洪英、徐馥琼分别调查)、漳泉闽语(黄艺珊调查)、北部赣语(刘泽民合作调查)、桂北土话(关英伟合作调查)中发现了自发新生的系统的内爆音。最近更是接二连三在老湘语湘潭话、连城一带多个难以通话的客家话(严至诚、焦磊、林文芳、洪英、严修鸿合作调查),还有藻敏瑶语(龙国贻调查)中都听到了内爆音。我甚至还在山西秦晋官话中听到作为音位变体的偶发内爆音——真是理论一经确定,证据不召自来,挡都挡不住。而且,关键是像上面声调起因问题一样,内爆音如果一定要接触

才能产生,那么第一个内爆音是从哪儿来的?要是第一个内爆音是自发产生的,那为什么第二个、第三个不能?

声调、内爆音如此,弛声(slack voice)更是如此。随着演化音法学的进展,我们发现不但吴语,而且湘语(彭建国、焦磊、林文芳、洪英、张偲偲合作调查)、桂北土话(关英伟合作调查)、老湖广话(郭萍合作调查)、赣语(陈凌、刘泽民合作调查)、客家话(严至诚、焦磊、林文芳、洪英、严修鸿合作调查)、闽语(洪英调查)、粤语(严至诚调查)、苗语(寸熙合作调查)、侬语(周学文、龙从军调查)中程度不同地都存在弛声。我在《全州土话音节的四分发声活动——再论自发内爆音》(关英伟合作)中说:“这次在桂北土话中发现弛声,使得气化现象从吴语、赣语、湘语到桂北土话,与苗瑶及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甚至南亚的印地语、乌尔都语连成了片。事实上,使用发声活动是亚洲东部、南部语言的普遍现象,发声活动包括发声态(假、张、清、僵、带、弛六类),次发声态(送气、不送气等),超发声态(音高、长短),类发声(内爆音等)。幸好弛声的认定比内爆音困难得多,要不吴赣湘桂北的清音浊流恐怕早被当成苗瑶底层了。”更进一步,中古甚至上古全浊都可以构拟为弛声(见《全浊弛声论》)。

以上所说的干流——自然音变原理,当然不排除支流的接触影响。自然音变并不和接触(还有谱系树)有什么矛盾。你支流水(和源头水)进入干流之后,都要和干流水一起自然音变。但是,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要音法类型相似,区域内的语音扩散才有可能。也就是要地势相合,支流才能流入干流。音法类型不相似的语言之间,语音传播扩散是很受限制

的,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话。这方面我们可以香港为例,尽管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粤语与英语深度接触,借词无数,但一个音也没借。

语言本来就用于交际,接触因而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重要的是如何从貌似接触的案例中辨认出普遍音理来。单纯的触发只是一种局部的地理现象,一起偶发的历史个案。如何从地理现象和历时个案中找出类型学、语音学上的普遍原理,这是语言科学的目标。

经过上面这些疏解,我们可以把演化音法学的基础、方法和方向,凝练地用五个短语表达出来,这也是第二届演化音法学研讨会(2010年6月10至12日,复旦大学)的主题——

以语音学为工具,从事田野语音调查作为切入;以音节学为依托,建立共时音法类型作为基础——进而探求音法演化。

1a. 为什么要以实验语音学为工具呢?——因为没有语音学,田野语音调查不可靠。

2a. 为什么要以田野语音调查作为切入点呢?——那你想用什么作为切入呢?

3a. 为什么要以音节学为依托呢?——谁让咱们这是语言学的语音学呢?

4a. 为什么要以类型学为基础呢?——因为“今天的分布是昨天演变的结果。因此,如果分布有什么规律可言,那就一定服从演变的规律。因而共时的分布模式就为追踪历时演变提供

了线索”(朱晓农《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2003)。

下面举些例子来讲解上面四句话。

1b. 为什么要以实验语音学为工具呢?——这个例子是我本人的教训。我很早就对声调研究感兴趣,大约是1981、1982年吧,就走遍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的图书馆,把找得到的声调记录都抄下来。好些油印本的方言调查资料大概上架以后就没人碰过,二三十年了,书上的尘土比书还厚,掉到地下升起蘑菇云。结果搜集到1071个方言点的声调描写。当时很想大干一番,做个类型学研究(后来知道之前和之后郑锦全和桥本都做过)。但最终还是没做。为什么呢?原来我调查了几个点,发现跟原有的描写都有出入,这下犯难了。用自己的材料吧,那要亲力亲为,1000个点得到哪年哪月啊?用现有的听感描写吧,那你想做成什么都行。就像上海话的阴平有五种描写,[51, 52, 53, 41, 42],又如温州话的阴上有三种描写,[35, 53, 454]。那些高深理论家就不用谈了,哪怕差点意思的理论家他们所造的理论,都能愉快地发现有材料等着支持他,甚至说得更厉害点,被他预见到。

2b. 为什么要以田野语音调查作为切入点呢?——福尔摩斯说:“Life is infinitely stranger than anything which the mind of man could invent.”也就是说,语音学家也好,音系学家也好,你尽可以奇思怪想,发明各等各式的理论,但一旦听到各地各样的语音,才明白再自诩的想象力也是没法跟现实之精妙相比的——语音要比语音学、音系学丰富得多得多。

3b. 为什么要以音节学为依托呢?——因为咱们这是音法

学,就是为语言学服务的语音学。具体点说,音节学(即以音节作为基本单位的音系学)有什么需要,咱们就去解决那问题。没有音节学,音法类型学不但无法深入,简直可以说无法成型——从一开始就没法做。我们来看个元音类型学的例子。据麦迪森(Maddieson 1984)说,世界语言中以五元音最普遍。咱们也学着做,说汉语方言中以七元音最普遍。且慢,我要问了,北京有几个元音啊?有说三个的,有说六个的,七个、九个、十一个,甚至有人说十三个的。你做类型学的取哪一个?这还是研究得最透的方言,边上天津话几个元音?张家口话呢?再远点,再小点的方言呢?噢,你明白了,这是不同音位分析的结果啊!面对几百上千份方言调查报告,你知道作者们的音位分析是否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步骤、原则?所以,用原有音位学的方法不行,用区别特征的方法也不行,得用音节学的方法。先确定了“韵体”“韵腹”,这大体上都能做得差不多。然后,你来做元音类型学就行了——可以去点一点韵体元音的类型分布,也可以去看看韵腹元音的类型分布。您瞧,做语音的类型学,得建立在音节学基础上吧。

4b. 为什么要以类型学为基础呢?——这在(4a)里已经给出答案了:把平面的分布竖起来,就是演化的阶段了。也许还有些空白,那么就用音理去填补它。本书中的全浊弛声论、声调起因于发声态、古上声带假声、入声的演化途径、内爆音的演化和清声带声的音变圈,还有《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中的元音大递换和高顶出位、小称调的来源、浊声和摩擦、重组四等,都是从现在的共时分布中去探求那演化的蛛丝马迹。

5. 那么,音法演化怎么探求呢?——演化音法学研究语音的演化,包括智人有声语言的起源,以及其后十万年来的自然音变。对于语音学家、音法学家来说,当然,主要是后一个任务:语音的自然演化。演化音法学相信,音法的演化机制可以借用生物的演化的概念,即经由“变异”和“选择”而进行。自然音变造成的变异,内部压力和环境压力进行选择。

语音的自然变异,主要由发音生理、空气动力学、声学、听感等内部原因引起的微型音变(mini sound change)。

内部的选择因素就是音理的选择,那就是生理、心理、物理的原因可以决定某些音变的自然倾向。外部的选择因素指的是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心理、语言运用场合、接触传播等。或者从功能角度来说,由使用来决定的,使用者的心理因素、使用环境限制或诱导的情景因素、交际对象交互影响的接触因素等。

* * * * *

这个集子收录了我近年来的二十多篇文章,实践的都是“二演”主题思想。全书分四部分:综论、发声态的演化、声调的演化、内爆音的演化。

第一部分讨论一般理论问题。《重塑语音学》构建一个新的语音学框架,把原来的“音段~超音段”的构架扩充为“音段~发声”。原来的超音段只是现在发声活动中的一个小类。然后用音法学来重塑音系学,语音学中的音段到了音节学里成了音节的线性成分(声母、韵母等),语音学里的发声到了音节学里成了音节的非线性成分(声域、声调、长短)。《术语命名的原则、方法、标准》谈到命名的原则和方法,原来不是玩弄新名词,命名意

味着认识,是锻造新概念所必需的。《构拟原则和证据权重》则讨论追踪演化、构拟演化各阶段时所用材料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的方法是从共时分布看演化踪迹。第二部分的发声态演化主要是共时描写,当然你描写清楚了,也就解决了演化的老大难问题,比如松陵次清分调的来历。真正全面讨论演化的只有最后一篇《全浊弛声论》。那么,发声态都演化出些什么东西了呢?那就要到第三部分里去找了。

第三部分声调的演化,也是倚重倚轻,但反过来是共时描写少(头两篇,第三篇一半对一半),后面几篇都是声调的历时演化。原来发声态的变化都体现到声调演化中去了。闽南话入声阴低阳高是因为阴入的发声态起了变化,变成了嘎裂声。古代上声“厉而举”,是因为有假声。而所有声调的起因,是从发声态的伴随音高特征转化为区别特征,亦即已有现象的音法化结果。后面几篇讨论了入声的演化问题,涉及发声态、长短、音段,还有类发声性质的音段——喉音。

第四部分讲内爆音的演化。南方方言中大多有内爆音,其中大部分来自自然音变。这个观点几年前提出时(见本书《清带音变圈》),很有争议。我这话说得很柔和,其实不仅仅是“几年前”,今天还在延续。不是“很有争议”,而是“一致反对”。不过福尔摩斯说了:“There is nothing more stimulating than a case where everything goes against you.”(什么东西都跟你不对付,这样的案子最带劲。)好在今天不那么“一致”了。根据以往事实的归纳,我的看法一般都要过个十年、二十年才会被接受。所以不着急,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加倍出产几个好观点。

讲一个跟内爆音有关的田野趣事。有一次，我跟关英伟教授带着两个学生去桂北的资源、全州调查。其实不是漫无目的的普查，而是有目标的追踪内爆音。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声调笔记五则》（1987，后收于《音韵研究》），第五则中预言：桂北的所谓“浊音”，可能是内爆音或鼻冠音。那次去，资源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全州调查了六个点的方言，四个没什么特别，但有两个点，发现了期待已久的内爆音。大家很高兴。其中一位学生 WJ 是义乌人，她知道浙南有内爆音，也知道自己有，所以轻而易举地模仿了全州内爆音。另一位学生 YS 是漳州人。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闽南话中有内爆音，大家都知道，而且都以为借自黎语、临高语。但厦门漳泉潮汕地区的闽南话有内爆音，那可闻所未闻。所以那位漳州学生 YS 怎么都学不像。我刚发现汕头闽南话有内爆音（《自发新生内爆音》），潮州闽南话也有（《潮州话中来自清爆音的内爆音》），所以归纳一下，闽南话包括漳泉方言都该有。当天晚上，我对 YS 说，咱们不学全州话了，咱们录一下你的母语。结果不出所料，漳州也有内爆音，不过当晚没向 YS 透露。第二天早上，我们重听了全州内爆音，YS 还是学不会，于是很嫉妒她的义乌同学。我不作预告另放了一段录音，YS 发现了，问：

——换了个发音人？

——对，换了。

——她也有内爆音吧？

——嗯，不错，能听出来。

——啊！啊！啊！那不是我吗！